



淮河总干渠 蒋常虹 摄

今年，是淠史杭工程兴建65周年纪念，在大家热烈谈论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的时候，我更想到皖西人民永垂不朽的牺牲奉献。

上世纪1974—1976两年多，省地两级组了一个“淠史杭写作组”，为淠史杭工程编撰、出版了两部书。我有幸忝列写作组6名执笔者之一。写作组成立之初，我曾在合肥见到一位老作家。他说，你到这个写作组，很好。这是你认识人生、认识社会的一个契机。听说修建淠史杭饿死了很多人。你们要学习古代的董狐，秉笔直书，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

我知道董狐。董狐为春秋时晋国大夫，不畏强权，坚持原则。在赵盾弟弟赵穿杀了晋灵公后，董狐不怕杀头，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留下了“董狐直笔”的典故。我还知道安徽这位老作家就有一个笔名“董今狐”。我曾用这个名字写、发表了不少杂文，针砭时弊，引人警醒，发人深思。

面对这位老作家的训导，我没有回他辩白。因为我曾两次参加兴建淠史杭的劳动，据我所知，当时并没有饿死人，而是累死了人。

我的老家住在合肥南门外15公里的“三十庙”，解放后划归肥西县，而肥西县又属六安专区管辖。因此，六安专区一旦有啥大事，肥西县必须跟着“起舞”。兴建淠史杭更是如此。淠史杭动工后，我们那儿乡村也有了动作。乡亲们简称“扒淠河”，大家扛起锄头，挑起粪箕，带着粮草，兴高采烈地上工了。

我第一次参加淠史杭劳动，是在1959年深冬。那一年7月，我从六安高中（今一中）毕业，因病没有参加当年的高考，回肥西县谋了一职小学代课教师。当年放寒假，我的童年玩伴沈永贵邀请我：“我们到淠史杭工地玩玩怎么样？”当时，我家住在肥西县合寨公社汤店大队，沈家住在的这个公社新光大队，他哥哥沈永富担任新光大队的书记，又是我的小学同学，虽然老家的公共食堂已不大景气，不像一年前“吃饭不要钱”那么火红，但到工地吃饭想没问题不大吧？于是，我俩起了个绝早，步行将近百里，赶到官亭北边十余里长镇附近的刘圩。汤店、新光两个大队的工地，毗连建在淠河总干渠这里。

我记得，我到家乡生产队工地，是在日薄西山的时候，淠河总干渠的堤坝，堆筑高高的新土，夕阳下金黄色一片。我站在那里，正欲向乡亲们打个招呼，不知谁眼尖发现了，我，惊呼一声：“本法（我的原名）来了！”渠底渠上的人一齐望向我，渠底的大娘们猛然间爆发出了一片哭声。

我细数渠底，全队十多个民工全在这儿。他们离家不到四个月，但不论是姑娘们的白脸，还是壮汉、大娘的黄脸，全都晒得黝黑一片，宛若非洲黑人，衬得牙齿分外洁白。我，下到渠底来到人群中，大娘们拉着我的手，细问家里的境况。原来她们看

到我，想起留在家里的孩子，止不住哭泣起来。我得知她们以哭泣迎我的原因，百般安慰她们，说家里一切都好，这才使她们平息下来。

民工们一律住工棚，工棚搭建得倒还牢固。全大队七八十人在一块吃食堂，每天早晨吃很浓很浓的米糊粥，中午、晚上吃白米干饭。民工们除了从生产队带来一部分粮食外，工地的民工每天补助一斤纯粮，完全可以吃饱。遗憾的是，不供应菜。民工们吃的菜，都是从家里带来的腌菜。当时，比较高级的菜是“炒盐”，所谓“炒盐”，就是用菜油或花生油放到锅里炒熟，然后倒下去炒的盐，放在一起搅拌均匀炒一会就成了。说炒盐有啥营养，当然是笑话，但是吃着，总有一股特别的、悠远的香味。我的父亲也在工地，半月前他曾回家一趟，把家里仅有的三四两菜油，全部炒盐带走了。为此，母亲还埋怨过他：“你就不顾我和孩子哪！”这次在工地见到父亲，他首先就悲哀地告诉我，他带来的炒盐被人偷走了，并告诉我谁偷的。我听了很生气：“你怎么不找他要回来？”“善良的父亲说：‘我只是怀疑他，没有真凭实据。你找他要，万一诬人清白怎么办？’”

汤店大队的胡大队长工地上，他知道我是六安高中毕业，又在家乡的小学教书，对我格外客气，叫我晚上在他办公室睡觉，吃饭当然更不成问题。傍晚，当我和父亲打白米干饭时候，无菜，只好吃“寡饭”。同我家隔几道门的村邻胡照风，把自己的菜罐摆到我面前，说道：“表叔，你吃我的菜。”我伸筷在她菜罐碰了一下，说道：“你也没有菜了呀！”她说：“还有一点呢，够你吃一顿饭了。距我们工地不远的岗上，有当地社员兴的菜园。今晚我去向他们‘借’几棵菜，洗洗用盐腌一下，过几天就能吃了！”

晚上我就睡在胡大队长的“办公室”。所谓办公室，实际上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床上、桌上甚至地上，堆得最多的是足有半厘米厚的大锅锅巴。那时，工地上能吃上白米干饭，很受人眼馋，凡是有理由到工地蹭饭的，都往工地上跑。就在这办公室门口，我遇到了包剃我们附近几个村男人头发的理发师奚二（姓奚，排行二，大人们都这样喊他）。我招呼他：“奚二爷，你也来了！”他灿灿地说：“不管干啥，男人头总要剃呀！我一个月来一趟，住上三五天！”说着，弹眼看我房内的铁锅锅巴，内行地说：“这锅巴咬不动，必须要放点米糊糊锅里熬煮，才能煮化。”

既然在工地混饭吃，当然要干活。第二天，我就参加挖渠了。我们生产队民工分两个组，其中一个组组长是我父亲，我就帮他们挖土往柳筐里放，男劳力再嗯呀呀往渠埂上抬。我发觉他们情绪还不错，边干边说笑。他们正同另一组开展劳动竞赛，私下商量着如何赢他们。

那一年，我19岁，长得瘦弱，但是骨架冒有1米

76，俨然像一棵葵花秸。一天早上，我正在河渠上闲逛，被新光大队书记沈永富看到了，他招呼我说：“本法！公社马上有人来检查上工人数，你快去我们大队排队顶一个！”我问他：“你家老弟呢？”他说：“他个子矮，不像大人。”于是，我跑到他们大队，挺胸突肚站到队里，队分两排，我站在后排，没有露出马脚。这时我才知道，当时民工减员厉害，公社为按时完成挖渠任务，常责令各大队从后方补充民工。为啥减员呢？主要是累的。每天天刚亮就干活，天擦黑才收工，除中午吃饭休息一会儿，每天至少要干12个小时的活；男人们还要抬大土，出力尤重。关键时节，谁让谁呀？平时身体弱的或有病的，往往就累趴了，累趴了就想睡，一睡就吃不下东西，不想起来。坏了，这类民工重返工地的不多，有人往往就在异乡咽了气。后来我听人说，刘圩南边有个叫蛤蟆沟的地方，就埋有不少肥西合寨公社的乡亲。埋在那里的主要原因，是距家百里以上，若没有至亲陪护，很难将他们携回家乡，只能薄棺薄葬，让他们安睡那几斤静听淠河总干渠的水波了。

那一次，我和沈永贵在刘圩的工地劳动有五、六天，这才带着满腔兴奋回家了。我家乡那个生产队还算幸运，虽然多年组织民工上淠史杭兴建工地，但从没死一个人。只有一个李光爱，在工地施行劈土法时砸断了右小腿。我之所以数十年能记住他的名字，是他在家养伤时出了一件骇人的事儿：他的小腿断骨处经医生包扎，开始还按时换药，过了一程腿伤大好，他就不去换药了。过了一程，他觉得腿伤处发痒。内行的人告诉我：你这是腿伤处长了新肉，所以作痒。又过了一程，伤处不仅作痒还隐隐作疼，他不得不去找医生。医生解开包扎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伤处受到感染，脓液生蛆了。那些小蛆儿蠕动着咬，致使他又痒又疼。李光爱后来成了瘸子，终生受到生产队照顾，活了70多岁。

我家在农村的亲戚有七、八家，真正在兴建淠史杭时死人的，只有我的一个表嫂刘兰珍。表嫂家住肥西县肥光公社一个叫作“河头”的村庄。表哥范仁凯，毕业于肥西初中，当过小学校长。范仁凯是我父亲大舅的孙子，与我同辈，比我大七、八岁。范家是一个大家，有十多口人。印象中的表嫂，20多岁，中等个儿，剪着短发，白白的脸，大大的眼，美丽而又贤良。我那时年纪小，从没和她说过话。话说1959年冬季，表嫂也在淠史杭工地，劳

战天斗地 牺牲奉献

——淠史杭兴建杂记

徐航

动积极，多次受到表扬。就在工地放假过春节那天，民工们争先恐后带着行李跑了。表嫂正待要走，突然发现生产队的一条老牯牛被丢下了。那条老牛骨瘦如柴，两眼布满血丝，哀哀地看着表嫂。它是到工地河堤上拉“提土转盘”的，由于形象不佳，被人遗弃，表嫂很是不忍，又加她是生产队妇女队长，于公于私都不能把牛丢下。她对老牛稍加洗刷，然后便拉着它一步一步回家了。表嫂又累又饿又疲惫，老牛肚内更是无食，人和畜牲都走得很慢。走着走着，朔风更猛，天气骤变，纷纷扬扬，卷下一场大雪。从后面赶来路过的民工，看到表嫂与牯牛的挣扎，纷纷劝她把牛丢了，自己去奔一条活路。表嫂没有搭理，顽强地拉着老牛，一步一步往家乡走。……第二天雪后天晴，范家见表嫂没有回家，便向工地上人打听，知青们见之，没有回家，因为知青们知不妙，踏雪顺着往工地的方向寻找。果然，在烧脉岗南边的一条乡村小道上，发现刘兰珍和老牯牛相傍着死

了大量的淠史杭史料。在《情系淠史杭》（注）一书中，收有当年六安地委第二书记、行署专员、兴建淠史杭指挥部指挥兼书记赵子厚女儿赵涛的一篇文章，她深情地回忆了父亲领导兴建淠史杭的经历。在“顶压力、搏风险”一节中，赵涛拟了一个小标题《淠史杭工地上没有人饿死》，并说：“我曾就此事问过父亲。父亲说，工地上民工口粮虽然少，但是，供应是有保障的。淠史杭工地上没有人饿死。相反，周边农村有饿死人的，为了吃饭，有的农民还从边远农村往工地上跑。”赵子厚所言，与我当年的观察是吻合的。

但是，我又研读了当年赵子厚秘书、后任六安地委书记张洪祥等人的回忆材料。他们指出，在兴建淠史杭工程第二期后期1960年春季，即所谓“粮食关”时期，在史河现象一些工地，曾出现民工“非正常死亡”现象。这种现象，是累、饿两种因素叠加而形成的。当时，六安专区党政领导杜维佑、赵子厚对此极为重视，千方百计使民工不致挨饿，他们甚至冒着坐牢风险，从金寨县国库调用大批黄豆、红糖，支援史河灌区一些工地的民工。

淠史杭兴建成功的关键，是在1960、1961那些最困难年月没有停工。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以及六安专区和六安专区各县的党政领导，团结一心，咬牙坚持，采取大规模民工休工，而以从省公安厅调来劳改队支援，以工代赈，请城市工人、职工、居民、学生协助施工等办法，保持重点工程的兴建，等到农村状况好转后才恢复大规模施工。如此坚持14年，直到1972年全部干渠通水。淠史杭工程基本建成。我常常私自想，能够如此怀有立定目标，坚定向前，不成功绝不休息的钢铁心志，农村只有善于坚持自力更生，勇于献出鲜血生命，曾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辉煌篇章的皖西人民，才能够做得出、办得到！

作者在这里所写的，都是个人经历的一些小事，可能令一些读者不忍卒读。我想让读者特别是年轻人记住：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所说的“牺牲奉献”，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皖西人民、我们的先辈，无私无畏地献出了祖辈的坟冢、锦绣的田园，居住的村舍、个人的资产以至青春和热血！今天的岁月安好、风光静美、早涝无忧、饮水甘甜，不是凭空得来！

反映淠史杭工程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是我执笔写的。这就是《千里丘陵绘新图》，7000余字。1974年秋天由我执笔写成，陈桂楦润色定稿。当时忌讳写个人名字，后以“淠史杭写作组”署名，发表在淮委编印的小报《治淮》某期第一版。我见过那报，那文，但没有收藏。

徐航我今年已八十四，夕阳在树，岁月无多。我要努力为淠史杭写些文章，把淠史杭工程的伟大、效益的丰硕、兴建过程的艰难以及永葆它青春的艰巨，尽情写出，以表示我深沉、绵长的纪念！

注：《情系淠史杭》38万字，中共六安市委宣传部、皖西日报社、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编，团结出版社2018年7月第一版。

思源桥·清源楼·丰源湖

丁美科

思源桥

2016年，我陪中国作协副主任徐贵祥、原省作协主席许群等“梦之路”作协采风团一行到裕安区苏埠镇淠史杭源头横排头风景区采风，当我们走过一座连接清源楼和苏家埠战役陈列馆之间的晃桥，景区导游介绍这是思源桥，我就问她，为什么叫思源桥？导游说不知道。

我告诉她，思源桥的意思有三层：一是常思幸福之源。1932年，在苏埠这块热土上，由共和国元帅徐向前指挥的、震惊中外的48天大战成功击退了国民党对我皖西苏区的重兵“围剿”，取得了鄂豫皖苏区空前乃至红军史上的最大胜利。今日我们的幸福生活来自于当年革命先烈的热血奉献和壮烈牺牲；二是常思丰收之源。1958年，伟大的皖西人民挥汗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水利工程——淠史杭灌溉工程。淠史杭灌区可灌溉皖豫两省1100万亩农田，正是因为有了淠史杭灌区的水利基础设施作保障，安徽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才得以长足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得以逐步提高；三是常思饮水之源。丰源湖聚集上游来水，然后清小的水流经过北流、东流，为六安、合肥等大小城镇提供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供应合肥半城群众饮用的董铺水库、大房郢水库的水，便是用此处的水源源源不绝地补给的水。清、甘甜、丰源湖水，汩汩地流进我们每家每户的自来水水管，丰源湖就是我们千家万户的大水缸！另外，思源桥与丰源湖、清源楼一脉相承，有源源不断的意思！

小导游高兴地说，以后我知道了！我不禁想，一个地方的旅游发展离不开文化，裕安有这么多的文化聚集——如以皋陶司法为代表的法治文化，以独山暴动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48天大战“围点打援”为代表的战争文化，以淠史杭水利枢纽工程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六安茶谷为代表的生态文化，却没有很好地归纳推广”。我们常说“文化离开旅游，魂不附体；旅游离开文化，六神无主”，景区再美，没有文化，也是“表面”风光。

清源楼

青山环碧水，绿树映红楼；白鹭蓝空舞，画舫逐浪游。美丽的横排头国家水利风景区，是淠史杭工程淠河灌区渠首所在地，这里绿树成荫，楼阁掩映，风清人静，环境清幽，各类鹭鸟翱翔纷飞，仿如世外桃源，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美曾盛赞其为“横排头

境”。在这美丽的景区，最吸引人的就是仿照武汉黄鹤楼建造的清源楼。

“飞檐翘角凌宵汉，画栋雕梁映彩虹”。此楼模仿武汉黄鹤楼建造，由苏埠镇投资200多万元，于1997年动工兴建，2000年7月竣工。此楼共七层，总高30米，总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清源楼共七层，攒尖顶，层层飞檐，四望如一。主楼平面方形，下层左右伸出，前后出廊与配楼相通，全体屋顶错落，翼角幽幽，气势雄壮。在楼的二、三、四、五、六层外有四面回廊，可供游人远眺。远远望去，整座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为江山胜景增添了雄浑豪迈的一笔，可谓画龙点睛。

如今，清源楼内部被布展为淠史杭工程展览馆，主要分迎宾、一楼、负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六大部分。

一楼以视频短片、沙盘、展板为主要内容，可以让大家对淠史杭灌溉工程有一个大概认识。

负一楼为“苦水”厅，能让你穿越时空，回眸受“水”牵制的苦楚岁月。江淮地区为大别山余脉，境内岗峦起伏，水资源为自然降雨产生的地表径流，丰水年份注地时洪涝成灾，枯水年份干旱成片。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六安人民饱受旱、早交之特殊，洪涝过往，往往又是大旱，不是两旱夹一涝，就是春旱连秋旱，旱灾更胜于洪灾。江淮人民苦不堪言，每逢旱年，六安都是重灾区。本楼层展示了江淮人民“苦水”的万般苦难。

二楼展示的是自力更生的宏阔画卷、人定胜天的浩然交响。自1958年开工工程，皖西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劈山填川，改造山河，引水上岸，自流灌溉。在累计4亿个工日里，开挖土石6亿方，以大别山四大水库为主水源，以横排头、红石嘴、龙河口三大渠首为枢纽，沟通淠河、史河、杭埠河三大水系，以2.5万公里渠道、6万座渠道系建筑物、1200多个中小型水闸、21万多个塘堰为架构，组成“长藤结瓜式”的灌溉系统。它横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惠及安徽、河南2省4市17个县区，以无与伦比的渠道总长，雄踞中国人造长河之首，荣膺人工灌溉的“世界”之最。

三楼主要展示的是战天斗地的兴修场面。皖西人民就是凭着铁锹、十字镐、钢钎、独轮车等简陋的原始劳动工具完成了近6亿立方米的土方施工任务，是怎样完成的呢？1958年，淠史杭工程兴建时，正处在特殊年代，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建设困难重重，在工程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排除万难。工程指挥部开展了广泛的工具革新运动。灌区一下子涌现出1.1万名能工巧匠，



横排头渠首枢纽工程 蒋常虹 摄

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克服了工程建设中的千难万险，这里展示了刘美三的劈土法、冯克山的洞室爆破、民工创造的“倒拉器”以及根据“倒拉器”的原理，工地上又涌现出人力有的“脚踏运土器”，“三面倒土滑车”，“快速运土器”；畜力的，有“转盘运土器”，“牛拉滑车”；动力的，有“三轨绳索牵引机”，“绞架式运土器”，“十人大轱车”；还有机械的“翻斗车”。倒拉器运土、“劈土法”和“洞室爆破法”并称为淠史杭工程建设的“三大法宝”。

四楼的工人墙展示了赵子厚、郑象生、魏胜德、赵得、高翼生、何云礼、吴琳等广大治水人，在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历经半个世纪的奋斗，创造出人间奇迹。灌区工程凝聚了无数创业者们的心血和智慧。“百人图”，作为记忆的碎片，可以让我们缅怀那些曾经雷厉风行或默默无闻的创业者！四楼展厅最后展示的是美丽六安绿色发展的大平台，一条大河波澄流，风吹稻花香两岸，淠史杭灌区工程铸就了千万方、灌溉千余万亩土地，昔日贫瘠的土地，变成今日的鱼米之乡。

清源楼既是景区的一处美丽的风景线，更是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的展示地、传承地和发扬地，是我们皖西儿女心中的一座“精神圣殿”！

丰源湖

淠史杭工程发挥灌溉作用的关键，是兴建渠首枢纽工程，抬高水位，逼水上岸。它的渠首工程有三处：一是安徽的横排头，二是金寨的红石嘴，三是舒城的龙河口。这三处枢纽工程建得最早的，便是横排头。登上进水闸楼顶，可眺望四周湖光山色，脚下碧波万顷，可远达淠河东西两源交汇处，烟波浩淼，浩浩汤汤。横排头枢纽工程犹如一把锋利的长剑，将古老的淠河拦腰截断，在溢流坝和土坝上面，抬高佛子岭、磨子潭和响洪甸三大水库发电后的尾水和区回来水，形成一个面积达125公顷的浩渺湖泊——湖水通过进水闸，进入淠河总干渠，逼水上岸；在每年7月左右

的丰水季节，湖泊水满，便通过溢流坝翻滚而下，形成百丈短瀑长练，碧波滚滚，好不壮观！刘伯承元帅在1964年5月视察此枢纽工程时，非常欣慰，曾挥笔写下“丰收之源”四个大字，如今它们正镌刻在横排头进水的闸顶上，金光灿烂。

这项上125公顷的湖泊，便是“丰源湖”——命名源于刘伯承元帅手书的“丰收之源”四个大字。丰源湖是丰收之源，是生命之源，更是旅游、休闲胜地。丰源湖上雄鹰盘旋、鸥鹭翔集，苏大堤如苍莽巨龙蜿蜒曲折，苍翠郁郁的白嘴洲葱葱欲滴，溢流坝坝体的淠河故道，牛羊依偎，牧歌阵阵。这里还是鸟类的天堂。这儿丰富林茂，环境幽美，湖水洁净，鱼虾丰富，形成独特的生态环境，成为众多鸟类栖息繁衍的地方。这儿鸟类多达百余种，其中鹭鸟尤多。距清源楼北约200米有著名的“十万白鹭园”，绿树成荫，楼阁掩映，风清气静，环境清幽，集中池鹭、帕鹭、夜鹭、牛背鹭多达十余万只，盘飞起来遮天蔽日，鸣叫起来如水浪逐波，实为人间胜景。

由横排头乘船沿丰源湖东岸南行，水上烟波蒙蒙，沿岸群峰耸峙，约行两公里，便到了老虎头山。山上有龙王寺。龙王寺东接青山之胜，西临淠河绝壁，与铜山、九公寨遥相呼应，气势巍峨，景色壮观。

大别山余脉锁钥苍莽，山岗起伏，森林树木聚集千年沃土，淠史杭水系襟连秀野，湾驳交沓，沃沃于地，亩产万斤生熟。丰源湖及其周边，山川峻美，树木葱茏，碧波荡漾，文韵流长。

丰源湖有机衔接六安美景，精准浓缩发展大势，生动诠释幸福未来。

思源桥、清源楼、丰源湖——源源不断，既是水之源，更是精神之源！我们皖西儿女永远铭记的是“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牺牲奉献、科学求实”的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

十四年牺牲奉献凝聚的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将永远流淌在我们皖西人民的血液里，并化为红色基因，成为老区人民向海而兴、振兴发展的精神密码和不竭力量。

卢镇，舒城西南边陲的一个美丽乡镇。境内群山绵延，奇峰峻峭。山中茂林修竹，沟壑秀美，深涧飞瀑星罗棋布，四时之景变换，风景各异，真可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春日里山花烂漫，秋日里金黄一片。山风浸透了草木的芳香和野果的清甜在山谷里奔腾回荡，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置身其中，仿佛挥手便可成仙。更有甚者是那金秋月夜，彼时明月笼罩千山，涧水岸边秋露滋生，繁星下白霜流空，鸿雁长飞。此时方能体会“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由河棚往卢镇方向，一条柏油马路依山临河而修，蜿蜒曲折、宁静清雅，将山外的文明带向大山深处。

行进在路上，眼前尽是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河谷里流水潺潺，一只白鹭翩翩飞过。这是一条连接着喧嚣与宁静、流动着文明与财富的长廊。高耸入云的人家不再与世隔绝，犹如歌中所唱的“从此山不再高大不再偏”。现实版的桃花源就在眼前，恬静而不闭塞。由河棚而来，踏着山一路前行，参天大树在身边匆匆滑过，即使阳光明媚，路上也浓荫遍布，一路风轻轻拂，心情放飞，不觉已到卢镇，远远地看见路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刻“卢镇关”三个大字，转过此处的大门，眼前豁然开朗。

一条宽阔的大河呈现眼前，两岸分布着集镇的民居、店铺和公共设施，山乡特有的清雅明净跃然眼帘。河的右岸是卢镇的主街，集中了街道主要的店铺和土特产交易的早市。现在也是乡政府所在地。一条痕迹依稀的老街安静地卧躺在主街背后，窄窄的街道紧贴河岸。来到这里，你能感受到卢镇历史的久远和时光的沧桑，据说有的房屋墙体已达两百年以上。走进老街，似乎能看到由古代流淌而来的时光。恍惚间，仿佛有拖着长辮子的古代山民从身边走过，他们青色的长衫是那么清晰。

隔河相望的左岸发展得较迟，没有多少历史遗迹，但也是主街的延伸，同样承担着很多功能，在空间上对集镇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如此繁盛的两岸之间有三座桥梁相连。上游和下游的两座桥梁起着主要的交通作用。唯独中间的卢镇关廊桥仅为人行步桥，建成于2022年。此桥的建设初衷为行人便民桥，主要为方便行人过河而修。三孔的拱桥外形轻盈而跳跃，在四围苍翠的青山里，这是一节跳动的音符、一缕鲜活的灵动。廊桥和山区的地形地貌相互辉映，情趣盎然。仿木结构的桥顶雕梁画栋、色彩斑斓，犹如彩虹卧波。在这青山绿水间多出一道一抹亮丽的色彩，使人不啻心花一亮，在夜晚灯光的映衬下更是美轮美奂。典雅、古朴、飘逸的桥顶犹如一把大伞笼罩着桥面，保护着行人。建成的卢镇关廊桥便常有人流连驻足，但见徜徉于桥上的人们微笑着谈天说地，快乐之情溢于言表，已成为人们通行、休憩、纳凉、赏景于一体的幸福之桥。

与廊桥同时期建成的卢河岸的绿化带，是一条由卢镇街头向下游延伸，在河堤临水一面的斜坡合理地利用地形地势，建成一道集草坪和景观树为一体的绿色长堤。临水岸边建有一条人行步道，灰褐色的石板路面沿着河堤蜿蜒而成，临水一面建有一道石质栏杆。人们可徜徉散步其上，感受河面上的清风徐徐。现在这里环境整洁，空间宽敞，景色优美，已成为本地居民最喜欢来的地方。

每当夕阳西下，廊桥上或是右岸的绿化带边，孩子们则欢快地奔跑。曾有人顺口唱曰“呼儿唤女过桥去，芳草夕阳清风来”。而原来右岸的临水斜坡却是杂树丛生，岸边裸露的岩石犬牙交错，让人无法靠近。在绿化带和集镇之间的街角处，有一座六角凉亭，它紧挨着公交车站，位于临河凸出得高处。暗红色的木柱子、灰色的瓦，六个角檐高高翘起，古朴典雅、轻盈而灵动。走进凉亭内，周围有栏杆和一圈座椅。站在亭内能看到河谷里很远的地方，能招揽河谷里最多的风。常见有人在亭内或等车、或休闲小憩。他们在看河谷里的风景，在吹河面飘来的凉风。常见一群人围坐亭内含情弄琴，吹着清凉的山风韵味家常。

在这稻穗飘香的季节，青山如黛，涧水如蓝，美丽山乡已不再是传说。

临河宜居我的家

刘全森

聚焦

淠史杭

